

673960

031

603, 2

星大

毒人生

罗淑

毒人生

罗淑

花城出版社

生 人 妻

罗 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原 广 东 人 民 版)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肇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875印张 2插页 47,000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2次印刷

书号 10261·179 定价 0.33 元



(1903——1938)

作 者 像

目 录

生人妻	(1)
橘子	(23)
刘嫂	(37)
井工	(46)
附录	
纪念友人世弥	巴 金 (71)
关于罗淑	黎烈文 (76)
忆罗淑	靳 以 (81)
后记	(86)

生 人 妻

一

靠近沱江上游的西岸，重叠的山峰围绕着一个盆形的山坳，只要不是落雨天，从早就有人和牲畜从那些小屋里钻出来，在山上山下活动着，但他们的形影往往容易被过多的林木遮掩住，使人会疑心到这是一个无人的境地；到晚上，一片轻淡的，山里常有的薄雾笼罩着隐藏在幽暗的树林里的几点灯火，残萤似的，加增了凄寂的浓度。

这时候，左边山腰上，山茅和乱石中间孤零零的蹲着的那间矮屋，却破例的没有点灯。他们，屋里的一男一

女，象受了极大的重压，不言语，也不动弹，静悄悄的，陷在这死一样的岑寂里。

这是一对卖草的夫妇，但这职业是从他们搬到这间屋子来时才开始的。房屋只有一间，原不是他们的产业，当他们出脱了原有的几亩地和一幢平房时，一个邻人正要把这房屋拆了搬往别处去，于是他们哀求道：

“我们莫得窠场，把你那间偏屋留下给我们住，送你这两只羊，我们只有这两只羊。”

两只羊换来的和在收获的季节用来看守庄稼的“搭棚”相似的偏屋，阴森而黑暗，土墙上已有不少裂缝，挨近地面的墙根更布满了浓淡不匀的青苔。但他们却很满意，有了它，他们才能够在对于他们虽觉贫瘠，但是又离不开的乡土上安居下来，漂泊的“异乡人”的生活是多可怕呀！

两把弯月似的镰刀锋利而有力：每天，他们弯了腰，低了头，默默的四处找寻着可以割刈的嫩绿的草；有时因为要缓缓气，伸直了腰杆，一块躺在山脚下，方整的麦田就摆在他们的眼里，那原是他们的产业，那长着绿油油的麦苗的田！于是四只眼睛对望一会子，又默默的各背过身，默默的低下头，刈着嫩绿的草。等到一担装满了，男的独自挑着向邻村走去。

嘈杂的鸟雀在晚林噪闹。金色的阳光从屋后茂密的松柏梢上费力的筛下几点，装饰了蜿蜒在林里的一条小

路。男的挑着轻飘的箩筐迂缓的走了回家，这时箩筐里装的是从镇上买来的一点点米粒，或一罐油，一包盐。

过去生活的回忆所给予的懊丧，逐渐由“哪儿打鱼哪儿晒网”的希望消灭了。他们仍然是勤恳而又勇敢的生活着，象两匹极度饥饿的兽，明明感到自己的疲乏，却不能不因为落到眼里的食物而努力挣扎着，那怕食物不一定会落到它们的口里。

坳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又走来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碰着，看样子，他们好象是来搜寻什么的。这一片本是空旷的山坳，好象一只已经装满不能再多加一滴水的小盆，有新的渗进来，就得有旧的流出去，而流出去的正是和这双夫妇同一命运的乡邻。从这时起，连邻村也有了变化，男的一个挑了草，走到一些老主顾的门口时，再也看不见以前笑吟吟的脸，先是一声叹气，过后就对他说明：

“用不到你的草了，伙计！另走一家试试看！”

他另走一家，这一家又说：

“老实说，牲口养不起了，只要得着一点儿草，小崽子老早自己割去啦！”

失望啃伤了他，他紧咬着嘴唇，默默的望着一担又洁净又新鲜的青草出神。好几次，他走遍他所能走的人家，减低不能再减的价钱，结果他依旧原封不动的担了

草回去。现在堆在土灶旁边的一大堆，正是逐日堆积上去已经失掉鲜碧颜色的枯草！

也许是看见他的苦恼起了同情，无论对于什么事情都热心的九叔公，一天衔了只旱烟管，颤巍巍的向他走来，叹息一回之后，对他说道：

“打个主意哟，年青人，日子不是捱就捱得过的，麻绳子偏往细处断，喊声有个病痛呢？……你两个安心眼对眼的看着饿死么？依我说，放她一条生路去，你那个媳妇儿！骨头还硬铮铮的，怕什么，只要你舍得多跑烂几双水巴茅^①。”

这些话象石子样的横梗在他心里，他不时阴沉了脸，坐在树荫下，手摸着腿肚子想心事。但生活的环境老早就替他筑下一道坚牢的围墙，想来想去怎么也绕不开它这圈子，有时在无意中，他内在的目光偶然也会瞅到一丝罅隙，一点漏洞，然而一瞥即逝，他始终离不开摆在他当前的一切。这里的山是蕴蓄着不少富源的山，有坚实油滑的可以换大量金钱的青石，有成林的笔直的大树，但对于他们却是怎样的枯竭呢！他们只有希望那不费什么、伸手就可以拾得象野草一类的东西。以前无人过问，只要谁高兴一躬腰就可以大捧拾得的青杠

① 草鞋。

实^①，现在不止一家去捡；地衣么^②，又要到秋深草烂的时节才有……于是他再往近处想，终于他的想头只落在他妻子的身上。

“卖掉她去——落得大家一干二净！”

忽然一个黝黑瓜子脸的女人站在他面前，指着手里提篮对他说道：

“对啦！三爷爷不在家，三婆偷偷借了我六斤红苕，说明纳两双鞋底还帐。”她一眼看见地上蠕动的黑色小动物：“哟，蚂蚁子那末多，你尽栽在这儿……回家吃饭去！”

见他不理睬，她软软的提着篮子走开了。

内疚象毒虫的口，在他心上恶狠狠叮了一下。“人家未必不是靠了十根爪子扒饭进口的呀？”他想，他更没了主意，头于是垂得更低了。

在这迟疑难决的心境之下，他改变了他原是沉默忠厚的性格。他成天的睁着布满红丝的眼，寻事吵闹，只要谁触到他，就惹起他的恼怒。他的妻子更是他发泄的对象。

“哎呀！该死！”她失手把一碗煮好的玉米糊泼倒了，赶忙自己抱怨说。话没完，一块灶砖向她脑顶门飞来，她本能的躲闪开了，来不及愤怒，她就发现她丈夫的异

① 可以做成苦涩的象豆腐样的东西，穷人往往弄来吃。

② 象菌子一类的东西，据说是由牛粪生长的。

常样子，反而惊惶失措的喊道：

“你怎么啦？我的老子！一点儿小事，值得光火！……这一顿饭不吃也算不得什么的呀！”

“光火！光火！看见你老子就气大！……有你这瘟丧！老子没得好日子过——”男的愈加暴怒了，咆哮着说。

“什么？”女的也跳起来，“你成天青风黑脸，才是怪我拖累你？哼！这样日子，我真也熬不下来！……什么了不起！”一扭身，她坐在一段权当凳用的木桩上，双手抱住膝头，就不再做声了。

紧紧抓住最后一句话，再加她那冷然的神气，同时一种男性的骄傲心和无端的妒意鼓动了 他。他铁青着脸，颤声地说：

“娘哟！我明白，我明白！——‘壶中无酒难留客’，你老早生心哪？你看不起我！”他狞笑一声说，“好！”就掉转身子，头也不回的走了。

他去找九叔公。

九叔公站在田塍上，向他点头微笑着说：

“是个主意！事情包在我身上。”

两天过后，他走来悄声的说：

“对啦！——就是山那边，胡家堰塘胡大，本乡本土人，自田自地人家，四十多岁，没要过烧锅匠，弟兄两个，人口怪轻松哩。”他伸出三个指拇：“这个数目。”

哦！胡大！那个惯在场口上找人喝酒，自己一毛不拔，谁提起都要吐口唾沫的瘦鬼。他？如今来捉他的妻子？羞愤和屈辱压低了他的头，他没有吐出任何一个字，他就转身走开。

九叔公惊异的望着他，莫名其妙的尽抓头皮，但看看他要走远了，觉得不能不问他一句话。

“叫我怎样给人家回话呵？”

“……”

“真是和你这人打不得交道！”他显出十分不高兴。

他见那人又把脚步停下了，略为踌躇一下之后，才听见他说：

“好！算事！怎么都行！”回答得干脆而坚决。

九叔公更加奇怪了，一直盯着他，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

二

夜色愈是浓厚了，一股蚕豆花香的风夹带点松柏和泥土的气味四野荡漾着，土灶旁边的草不时发出细碎的声音。

两个人什么也不感觉到，静悄悄的。

陡然，一个凄厉而急促的怪声从屋后林子里发出

来。是猫头鹰！是终年哭丧似的不吉利的猫头鹰呀！两张憔悴的脸孔立地抬了起来，无意间在黑暗中打一个照面，两人心下都有种不言而喻的慌张。

“呸！”男的重重吐了口唾沫，“去你个三十三！”

女的半睁着眼，迷茫的，女巫似的喃喃咒道：

“号东号西，号你自己，林盘是你大坟地！”

象记起了什么事，男的走到门外探望一回，就依旧走回来，他的嘴唇不住地掣动，似乎要说话，但又终究没有说得出口，几次之后，他对女的道：

“事到如今，人家哪肯打了空轿子回去？说不来的事，唉！”

“呵唷喂！好听呵！”女的立直了身子指着男的骂道：“你好人！……你狼心狗肺！……你全不要良心的呀！”她浑身打战，喘着气，她的身子又沉重的落在那段树桩上了。

话重重的抛来，一字不遗的嵌进他的心，使他没法躲闪，也不能反攻，他睁大了两眼，直瞪瞪的看着在他对面的人，也许他是打算着要怎样分辩、解说；然而舌头象结了冰，急忙中灵转不得。他急得连连跺足，同时迸出他在无论什么情境中都说的两个字：“娘哟！”他就背过身子，呆呆的看着“牛肋巴”窗外的模糊的田野。

女的木然看住他的背影：背是高大的，但已经微微弯

曲了。出其不意，一个爆炸似的吼声在她耳边震动起来。

“我，我未必不是娘养的！我犯了什么王法？我该受这活罪？横顺是一样，我两个今天来把帐算清楚……来——来！”

认做他又要动手了，女的赶紧站起，拖着腿就往外走。

男的赶上去，倾斜了身子喊道：

“跑什么？跑？——怕阎王爷勾了你三魂七魄去？真要打你还愁你会生翅膀！”

听出他并没有怀着恶意，女的才立住了脚，惶惑的但怀了不少戒心的站在门边上。

这样过了一阵。男的搜出火柴，划一支把灯点燃了。在黯淡的油灯下，那张方正微黑的脸显得特别萎缩惨白，眼珠更是可怕的陷落了。这时从他身上怎么也找不出由风雨日光和操劳而来的一般中年农人所有的力气。象一个已经完全失掉了生命力的垂死的老人，他弯下身子在床头稻草下摸索着。女人的眼珠随着他的手在溜转，等他找出一个纸包，一打开时，里面现出一个尖形、约有三寸长白色发光的东西。她认识，那是她一直用了二十几年，花纹都磨光了，不久以前才抵押出去的银发簪！

“哪！把这带去。”拿着簪的那只大手战抖着。

“你几时赎回来的？”象失落了多年心爱的宝物，一

且又回到自己的手里来，她的微颤的声音是悲和喜的交集，说着她就走过来伸手去接，但马上她的手又落下去了，同时两颗蕴蓄已久、却被由不理解而来的恨抑住了的泪珠也滚了下来。她连连摇头哽咽的说：

“我不要！——你留着有用处，我，——我不要呵！……”

银簪直是一柄锋利的剑，给他们划开了心的隔膜，就从那裂缝中涌出纯朴的真诚的感情。

女的牵起衣角揩干眼泪，看着静穆得象一尊塑像似的她的丈夫说：

“我走！”

男的点点头，不作声。

她踉跄着走不到多远，似乎记起一件大事，回过头，提高嗓子，急急的遥遥喊道：

“当家的呀，你那件汗衣洗了晾在桑树上，莫忘记收进来！”

她直向那棵约定了的矗立在下坡路的黄桷树下奔去。

三

是个无月的夜晚，淡薄的星光模糊的照见路影。一

乘小凉轿迟滞的向着那棵大树走来，走到树边就轻轻的停了下来。那里早已笔直的立着一个鬼魅似的黑影，一见停在跟前的轿子，飘忽不定的移动了几步，抬前面的身材短小的男子——小胡，赶急抢上去把轿帘揭开让黑影悄悄的钻了进去。他虽竭尽了眼力，仍然没有看出她的面貌，只闻到一股强烈的头发气味。

抬着人，轿子反而移动得快了。一股劲绕出山嘴，小胡噓口大气，招呼后面的人说：

“放下来把火点燃！”

轿子停在路边上。小胡接连划了几支火柴，接连几次都被风吹熄。后面的人忧急的看着他那只微曲着用来挡风的左手，刚刚一红就又不见，很不耐烦，于是也蹲下身子伸起两手小心的掩覆着刚划燃了的火柴头。

“这下对啦！摸黑路还要放小跑，真正活造罪——浑身是汗！”

“我看这下谁还敢来抓住我，说在他地界上抬了生人妻，要我挂红放炮！不！哼！来！来就敲你个半死！”

轿子在两个人肩上，随着他们匀整的脚步平稳的闪动着。但只要他们的肩头略有摇摆，灯笼在地上照出的光圈就高兴的一阵缤纷乱舞，有时又顽皮的躲躲闪闪，唯恐后面的人会一脚踏上来，把它践踏得零乱粉碎；但有

时也宁静，宁静得象一只狠毒的阴谋家的独眼，这时又凝神静气的在窥伺一个与他有妨碍的人埋在心里的隐秘。

其实，小胡的心事是在光圈欢欣鼓舞时才更显明，而原因就要归罪于那股作怪的头发气味。它是一根无形的游丝，缠绞住了他的两腿，他于是忘记了一个抬前面的轿夫应有的职务：“报路”。

一脚踹了堆牛粪，侥幸不曾滑倒，后面的人动了气，同时也想作弄他，就愤愤的喊出本该前面的人说的话：

“右边一朵花！”

“叫你莫去睬！”接口过来，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很不过意，他赶急换了一下肩，叹气说：“不轻哩！”

当他们快要走到一片石厂上面的搭桥时，后面的人警告他说：

“碰倒鬼！肩膀拿给你拖得生痛，有了火还这末烦难！……前面说是石厂，一个倒栽葱跌下去……”

安静的越过石厂，小胡的脚步即刻又和他的心样依然错乱起来。

别看这一个长着大脑袋和冬瓜样身段的人浑朴得没一丝灵窍，在亲戚家里六年的看牛生活早已使他孩子的天真因为饥饿逃出了心框。当几个小身体蹲在大人们看